

★ 谨以崇高的敬意献给八年抗战中浴血奋斗的英雄们! ★

正是血浓时

克阳 淳馨◎著

一群热血青年，一群拜把兄弟，一队爱国官兵，
在南京大屠杀后的乱世中，
在敌后抗战中，演绎不同的人生，扮演不同的角色……

上册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★ 谨以崇高的敬意献给八年抗战中浴血奋斗的英雄们!★



正是血 红 时

克阳 淳馨◎ 著

上册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是血红时/克扬,淳馨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7.4

ISBN 978-7-5396-2607-9

I. 正... II. ①克... ②淳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28425号

正是血红时

克扬 淳馨 著

责任编辑:徐家庆 插图:蒋辉明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20.75

字 数:500,000

印 数:3000

版 次: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396-2607-9

定 价:30.00元(上、下)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正是血紅時

張勁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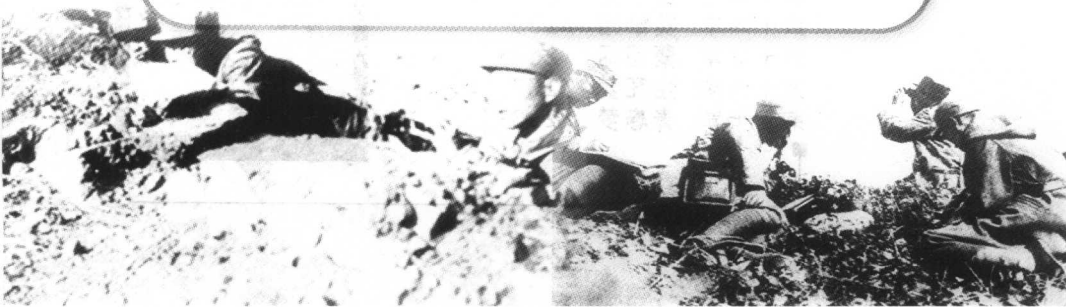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37年日寇占领南京后，国民党军队四处溃逃，江淮广大地区相继沦陷。敌伪肆虐、特务横行、游杂武装割据，沦陷区人民和社会，饱受乱世之苦。一群热血青年，一帮拜把兄弟，一队爱国官兵，在南京大屠杀后的乱世中，在敌后抗战中，演义出不同的人生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，有的成为抗日英雄，有的成为汉奸、特务。以关天保、苏祝鹏为代表的爱国青年学生和民间人士，积极组织抗日武装，奋勇抗敌。在遭遇重重困难中，他们认识了刘少奇、陈毅、罗炳辉，投向了新四军，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抗战乃至中国的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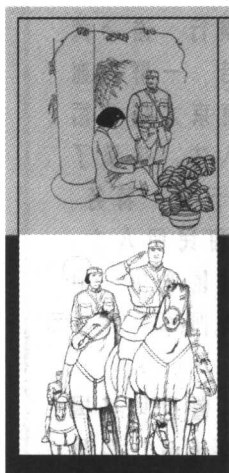
男主人公关天保，本是西北关东子弟，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，参加过长城抗战和上海抗战，因思想进步、倾向抗日被军队派系和特务组织顷扎迫害而流落江湖。东山再起后，他逐步接受新四军领导，利用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军官的背景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武装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别，周旋于各武装派系之间，配合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，争取时间、环境、人心、力量，最大程度的实现、融合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，挫败反共顽固派阴谋，沉重打击了日寇。

本作品文风朴实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显示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、政治背景、文化特色和地域特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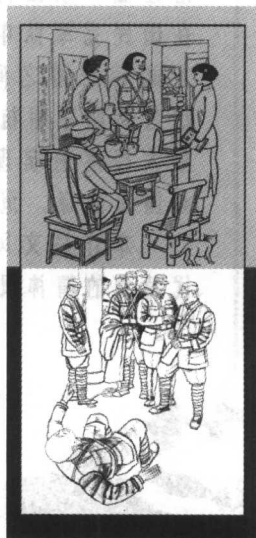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上篇 一路硝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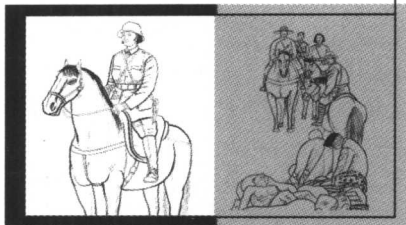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父子仇 | /001 |
| 第二章 | 夫妻怨 | /014 |
| 第三章 | 兄弟恨 | /031 |
| 第四章 | 姐妹情 | /054 |
| 第五章 | 大显威 | /072 |
| 第六章 | 大挫折 | /093 |
| 第七章 | 大磨练 | /111 |
| 第八章 | 大起步 | /129 |
| 第九章 | 两家缘 | /141 |
| 第十章 | 两地心 | /159 |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|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两碰壁 | /176 |
| 第十二章 | 两面官 | /197 |
| 第十三章 | 乱中乱 | /215 |
| 第十四章 | 英雄泪 | /235 |
| 第十五章 | 蒙团猛 | /254 |
| 第十六章 | 生死梦 | /277 |
| 第十七章 | 青春梦 | /293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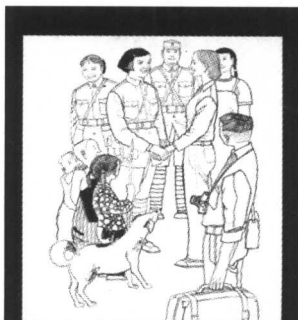
下篇 原野烈火

- 第十八章 奇木源 /311
 第十九章 堵路石 /329
 第二十章 马后炮 /345



- 第二十一章 王侯梦 /360
 第二十二章 一棒醒 /374
 第二十三章 一儿牵 /390
 第二十四章 一台戏 /408
 第二十五章 一场险 /427
 第二十六章 三月红 /445
 第二十七章 三头误 /462
 第二十八章 三把火 /483
 第二十九章 三角斗 /498
 第三十章 关支队 /522

- 第三十一章 新婚夜 /535
 第三十二章 南天剑 /551
 第三十三章 挺进军 /576
 第三十四章 暗斗法 /594
 第三十五章 明斗功 /620
 第三十六章 新征途 /644





第一章

父子仇

津浦铁路与洪泽湖之间，田连阡陌，河流纵横，也有些丘陵地和小片湖泊，原本是富庶之区。然而，百余年来，兵火连绵，匪患日盛，闹得丁口减少，荒地增多，便是山林和村竹，也被摧残得稀疏可数了。

山，无论大小，都有川谷和沟壑，而在这里，别管川谷大小，统叫做“港”，还要冠上主人姓氏作为具体地名，诸如张家港、李家港之类。港，本是海湾名称，把它用于谷地，别处大概没有。据沿袭下来的传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儿本是海洋，后来淤成内陆，港就成了谷。

在一片丘陵地里，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大川谷，川里有一条能行驶双桅木船的长河，因为当地首富姓苏，这大川谷便叫苏家港。这“港”里村庄小而密，中央部位却有一座两百余户的大村，一圈砖城，三座大寨门，城外还有圈立式单层铁丝网。村寨北靠矮山，南临长河，寨墙里外都有些大树，远看去就像一座城邑，气派得很。

这便是本“港”首富村，苏氏庄园。然而，江淮间对于城寨的称谓也特别，县治所在地有墙没墙都称城，农村和乡镇凡有城墙的统叫圩子，土匪据点才叫寨，“寨”也就成了讳词。苏氏庄园既有一圈砖城，依地方

通例，它也就叫苏家圩子。

民国二十六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下午，苏家圩子南门外，由许多块打谷场连接起来的土广场上，有八百余名衣着五颜六色、长袍短褂的兵丁在操练步伐。喊操的是个黑脸大汉，说话是山东南部口音，不时粗野地吆喝着：

“听着！当兵的进营盘，就好比囚犯上刑场，叫走就走，叫跪就跪，你姐姐的，你姐姐的！”

照阳历，现在是1938年元月底，天气很冷，这拨子刚拉起来的所谓兵，全缩着脖子弓着腰，步伐也很零乱。那黑脸大汉的叫骂，不起作用，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。

南圩门口，站着一位穿细呢料制服的军官，面无表情地看操。他，细长身架圆脸膛，面容憔悴又蓄一抹小胡子，一副心衰力竭的外表。此人便是这伙杂八队伍的头儿，也是本“港”首富苏家大少爷，苏祝周上校。

操练一阵，散队休息。那山东大汉跑到苏祝周面前，问：“团座，这么着训练行不？”

苏祝周半合着眼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山东大汉答说：“俺说不清，反正训练就是让小兵听话，打仗窍门就是胆大的吓唬胆小的。”

苏祝周冷漠地一笑：“老弟妙论！”

那大汉奔回操场，苏祝周叹口重气，他那苦恼念头，又像蛇一样在心底游动着。他自己不会带兵打仗，那山东大汉名叫路得胜，是个现代马快，捕人和行刑刽子手出身，队伍怎能办得起来？苏祝周本人长年做警官，后在军队里做政训官，曾在江苏省保安处做过事，和江苏帮哥儿们无所谓交情，也都认识。年前11月下旬，靠那些人帮忙，从顾祝同那里办来一纸委令，称为“淮下独立团”，他是团长，路得胜是少校团副。他回原籍去抓闹五十余日，凑集了这八百多人，每天在打谷场上走步子，就算是练兵。自从南京沦陷，江淮一带也是司令多如牛毛，苏上校手里没有军事人才，真可谓有雄心而无劲臂了。他正在苦思到哪里去寻找军事帮手，勤务兵跑来报告：

“账房先生逼债捕人，圩子里百姓起哄闹事啦！”



“他妈的！”苏祝周转身向圩里走，一面恨声地说，“我一再同他们讲，拉杆子也要先安内后攘外，他们就是不听，简直拆老子台嘛！”

苏家圩里房屋摆得很挤，布局也很杂乱，有几家富户的瓦房大院，大多是穷人们的小院草房。苏祝周家在圩内北端，有大小十道院落，圩寨所以没有北门，那是怕一旦受到攻击，不至于一下子打进他家后院。

这是个杂姓村，佃农占多数，也有几家酒店、饭庄、客栈和鸦片馆，那都是为阔人们和过路客服务的。

苏家大门外竖一对旗杆，这是苏祝周父亲进士功名的标志。此时已经聚来很多人，被两个把门丁阻在门外，乱哄哄的拥挤吵骂。苏祝周翘起小胡子怪模怪样走将来，人们也就很难断定他怎样处断这场纠纷，他当官都在外头，故乡人对他根本不了解。

有几个青年扶着一位老者来到苏家大门前。这老者须眉皆白，看样子有八十多岁了，从衣着看，不过是中等农户穿戴，但一进了苏氏宗祠，他就成了“活祖宗”，因为他在全族辈分最高，也是苏家老族长。然而，这老人早年古书读得太多，名号用字太古僻，难读难记，同姓人又不敢叫他名字，所以一生等于没大号。待到他胡子变白了之后，被邻里尊称为“皓翁”，那就算他名字了。皓翁老人一见苏祝周走来，就气抖抖地骂道：

“孽种！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族里人纠葛，自有族规论断，不经同族公议会评议，竟然捕捉本族的人，忘祖忘宗，这还了得！”

“您老放心，我把事情平息了就是。”苏祝周向老人行个军礼，然后向两个门丁摆摆手，“放大家进去！”

人们进去了一些，大多拥立在门口。皓翁老人由青年们搬只椅子来，扶着坐下，老人用拐杖指着苏祝周说：

“我坐在这等着，看你怎样平息风潮。你父子俩要是不识相，同族公议会只好把你这一门革除族籍，无族籍的人就是不知礼、不知耻的人，狗日的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苏祝周胡乱应着，走进他家大门。

苏家前厅，正当间摆一长案，案后坐一老年汉子，脑后拖一根长

辮，稀疏的胡子已然半白。他就是苏府总管，姓王名能，一般人都叫他王二先生。案旁立两个黑衣家丁，各执一条打人皮鞭，再配上王二先生那副长袍马褂，活像是清朝的官儿在坐堂。

被捕来的是个青年，足不着地的捆在厅柱上，仍在高声大骂：“王能！老子不欠账，你本子上写的是混账！”

“东家是你伯父，难道还能赖你？”王二先生阴阳怪气地说，说话尾音拉得很长。

“我不认这个混账的伯父！”青年抗声地喊，“我的房地产皮就是挖开做茅厕，也绝不让给他家！”

王能刚要喝打，厅里涌过很多人。人，打不成了。

这被捆吊的青年名叫苏祝山，还是苏祝周的近房堂弟。他原是自耕农，念过几年私塾，五年前因父母同染时疫病故，为办丧事，地全卖给了苏祝周家，就成了同姓佃农。本年，苏祝山小两口染病百余日不能下地劳作，但秋租不减，收的粮食全纳了租谷，王二先生还说他欠租若干，逼他写张契约，把他那两间草房加一道篱笆小院拿来抵债。苏祝山那小院紧挨着苏祝周家大宅，半年前王能就出面劝说苏祝山，把那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房地产皮卖给东家，说是小院放在大宅旁，有碍东家体面。苏祝山多次拒绝了这桩霸道交易，现在居然被捕来，用假账逼他用房地产皮销债。这件事激起了公愤，先是同姓佃农群起声援，很快波及到所有穷户，把全圩闹得简直要炸了。

苏祝周进厅来，半软半硬地说：“二先生，快把祝山放了！我现在正在拉队伍，你为这么点小事，闹得里外不安，这是拖我后腿，懂么？”

王能仰起脸：“我跟你爹办差四十余年，只能按他意思行事，你懂么？”

苏祝周还在说服他：“二先生，你也是久经宦场的人，总该明白一些事理，官者夜行客，无处不招灾，你何苦为区区小事，叫我为难，要是把全圩子百姓都得罪了，您老自己也好受不了。”

“我是你父亲的总管！”王能合上了眼睛。

“把祝山放下！”苏祝周命令家丁放人。

两个家丁扭头就走，那就算是回答。苏祝周正尴尬着，从外面跑进来一个年轻的病妇，是苏祝山的媳妇。她跑到苏祝周面前跪下哀告道：



“大少爷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就饶了祝山吧，怎么说我们也是一笔难写两个苏字。我们两口子都得了病，没钱，没粮，活不了多久的，你能让我们在一块善终，就算你积了大德！”

苏祝山冲他媳妇吼起来：“不要求他！你回去请几个邻居，拆房子，收拾一下还能卖二十几块钱。以后，就在房基上挖个坑，明天来把我的尸首收回去，就埋在那里，不要棺材，也不要找和尚念经。收完了，你就带上剩下的钱，远走高飞，谋生去吧。你才二十一岁，又没孩子，总能活下去的。可你要记住，走到哪里也不要说是姓苏的寡妇，我到阴曹地府也不姓苏了！”

“祝山呐！”媳妇扑在丈夫身上放声大哭。

厅里顿时乱作一团，推推挤挤，喊叫咒骂，众多人手把苏祝山放下来了。苏祝周挤过去，拿出五块大洋，哭丧着脸对苏祝山说：

“兄弟，把这五块钱带上，回去将息身子。今天的事老头子对不住你，我向你赔情，你也要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们也是一笔难写两个苏字。”

苏祝山冷笑一声：“用不着大少爷这份慈悲，我们人穷志不穷，不收你这折寿钱。”

“我们走。什么一笔难写两个苏字，姓苏的跟姓苏的不一样。”人们拥着祝山夫妇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“他妈的！”苏祝周拔出手枪，走向王能，“我的队伍刚开张，你就在后门放火，难道你不懂得危害民国要砍头么？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，满清余孽在乡下还敢这样为非作歹，这是逼着老子开杀戒！”

“杀你爹去，他在后厅里等你哩！”王能冲苏祝周打个响喷嚏，阴阳怪气地站起来，干笑两声，离座而去，对大少爷的手枪看都没看一眼。

“老子要开杀戒啦！”苏祝周向后厅奔去。不过，他的手枪已经收进了皮枪套。

在苏家大宅中厅门阶上，站着一个人。她衣着并不华丽，中等身材，方脸，面部轮廓匀称俊美，操一口云南腔吩咐家丁们：“严守三门，今天绝不许放王二先生进后厅同老太爷见面！”家丁们应令走开，她又叹息道，“这一家人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唉！”

这就是苏祝周的发妻，名叫刘颖，原籍滇北彝良，比丈夫小两岁，今年刚二十八岁。她从未生育过，又生活在豪富之家，外表依然像个少妇。苏祝周从前面走来，她并无欢乐表示，只是淡淡地问一句：“又去同老头子吵架？”

“不！”苏祝周站下，表情也很冷淡，“我去逼他掏钱，没钱办不起队伍。”

刘颖问道：“你一向反对救亡运动，怎么又热心抗日了？去年在南京，你伙同翁胖子逮捕大妹，弄得多不光彩！由此你兄妹之间就成了仇敌，这家里，父党与党内战，就够讨厌的了，再来个姑党参战，还像个啥子家嘛！”

苏祝周向她解释：“从前是我呆板执行命令，并非我没有民族意识。参与办祝娟案子，是我上了冷欣同翁胖子的当，那两个王八蛋！”

“冷、翁二人不是你的朋友么？”

“今晚我同你叙叙，慢慢说给你听。”

“你回来五十多天，今天才想到我的存在么？”

“为了事业，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，你应当谅解我。”苏祝周穿厅向后走去。

“他同大禹比，好厚的脸皮！”刘颖抬脚走开。

后厅里出来一个三十几的女人，容貌倒也端正，只是面神呆滞，好像从来就没笑过。她就是苏家老太爷的小妾，阮氏。她迎着苏祝周说：“请大少爷稍候。”

“让姨娘叫大少爷，什么话！”苏祝周觉得刺耳、烦躁，格外厌恨他的老子，老东西死得越早越好……

老东西名叫苏恒昌，字永之，二十岁上中了进士就到云南去做官，最后做到四品道尹，随着清王朝倒台而倒台，回原籍来了。他如今才只六十多岁，身子壮得像匹骡子，暂时还死不了。此公在官场混迹二十余年，刮来无数钱财，就在故乡买田置地，从江边买到淮北，占有土地七千余亩，是当地最大的地主。

苏恒昌做官时娶过三十多位妻妾，早被世人讽为“多妻太守”。他按照所谓古制，把老婆分为正室、副室、侍妾、婢妾四等，地位与待遇各不相同。苏祝周本是庶出，生母是云南人，嫡母“不服水土”死在云南，



“大少爷皮鞋吵人，我在看书呢。”



他的生母才升为正室。待到苏恒昌下台返乡，他这群老婆就一路走，一路逃，未了，只剩下苏祝周生母，还是恋着儿子才跟来的；不到半年，她又“不服这边水土”，也病死了。成了田舍太守的苏恒昌，后来又讨过十几个老婆，非死即逃，只有南京商户盛氏女在1916年生了个姑娘，取名苏祝娟，孩子不到两周岁，盛氏又病死了。那时阮氏才十六岁，是以身抵债的婢女，起头是照看祝娟，后来被苏恒昌收为婢妾，民国十年又生个女孩苏祝嫒，就绊住她的腿。苏恒昌前后娶了四十七位妻妾，而今只剩下这阮氏一人。

苏祝周在十五岁时被老子送往天津警校，要他用功学点管人知识。警校未毕业他就和一部分同学奔往广东，后来就成了南方政府警官，1932年起改作国军政训官。老子并不懂什么主义，就是反对共和政体，当然也就反对国民党，这是父子不和的起因。后来的矛盾都集中在为祝娟择嫁事情上，老子要把女儿嫁给皇室旧臣，儿子要把妹妹嫁给国军新贵，谁也不让谁。祝娟到底也没嫁出去，他父子俩摩擦日烈，见面就吵架。苏祝娟1935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，不久成了“学运”骨干，曾前后被捕七次，与父兄间已成为对立的第三方。现时南京失守，家里只知道她穿上了军服，苏祝周知道她事情多一些，并未告诉老子。

苏祝周正烦躁，后厅有人喊：“老爷传见大少爷！”

“都1938年了，还有这种说话习惯，妈的！”苏祝周全身不舒服，抬步迈入后厅。嗨！他眼前，一把太师椅上，端然坐着一尊清朝遗老活标本。这遗老，蓝长袍，黄马褂，登老式厚靴，在刮光的高额之后拖一条令人作呕的长辮。他身高体健又不过胖，紫脸膛，旧式官僚满口髯，闪动着一双凶恶的眼睛，用很响的嗓音发问：

“畜生！你要做什么？”

苏祝周也瞪着眼：“请问，先论公还是先论私？”

老子嗓音更响：“公私二字有甚区别？讲！”

儿子嗓音也不低：“论公，就是国军一位团长向一个老百姓查究一桩案件；论私，无非是父子吵架。不过，今天我没工夫陪你老人家翻舌头。”

“我这里有甚案件要你查究？”

“你纵容账房先生无端捆打农户，引起乡民闹事，波动全团军心，